



禾林小说

HARLEQUIN

一世情缘系列

现代出版社

姻缘两线牵

Ties That Blind
LEIGH MICHAELS

莉·麦可
萧 蒂

著
译



富贵旅情

and Forever
ARTON

桑德拉·马敦 著
郑 瑶 娟 译



11.4

7

一世情缘系列

姻缘两线牵

TIES THAT BIND

富贵旅情

YESTERDAY AND FOREVER

禾林®

现代出版社

图字:01—97—1421 01—97—142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姻缘两线牵/富贵旅情/(加拿大)麦可(Michaels, L.)等著;萧蒂等译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1997. 8 ISBN 7-80028-389-5

I. 姻… II. ①麦…②萧… III. 中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1398 号

一世情缘 系列

姻缘两线牵

Ties That Blind

原著:莉·麦可

译者:萧蒂

富贵旅情

Yesterday And Forever

原著:桑德拉·马敦

译者:郑瑶娟

出版: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(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 号, 邮编 100011)

责任编辑:张俊国

印刷: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开本:787×1092 1/32 9 印张

版次: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5000 册

Harlequin®, 禾林, 及 Joy Device (谐角图样) 商标为加拿大商哈林奎恩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 任何人不得翻印、复制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, 或侵害其著作权人之行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书号:ISBN7-80028-389-5/I·092

定价:10.00 元

姻缘两线牵

TIES THAT BLIND

作者：Leigh Michaels

莉·麦可

译者：萧蒂

门当户对 虽不是婚姻守则
但也不该因为寂寞 迷恋一个男人
婚姻非儿戏 怎能如扮过家家
参不透情关逻辑 是否有迹可循
叹完别人的荒唐 也该瞧瞧自己
情海上惊涛骇浪 差点翻船
搞不懂你的吻竟像超级催眠术
引我缓缓入你怀 长驻你心扉

(史艾比)

主 要 人 物

史艾比：英国文学博士班学生，年轻漂亮，个性率直。

葛弗林：体格健硕，个性豪迈、幽默，是一位有所追求、品味独具的艺术家。

史珍妮：艾比的母亲，个性温和，气质高贵。

葛法兰：水电技工，弗林的父亲，沉默寡言，诚恳踏实。

贝鲍德：哈佛毕业，任职艾比父亲的律师事

1

史艾比走下楼梯时，珍妮已站在厨房的落地窗旁边，手上拿杯咖啡，望着屋后的花园，不知神游何方了。因此，她根本没听到艾比下来的声音。

艾比对于母亲此刻梳妆完毕，轻啜咖啡，倒不感惊讶。珍妮从来就不是那种穿着睡袍晃荡到中午的人，但她穿着剪裁合宜的套装却令艾比意外，现在还不到7点哩！

“咦，这么一大早穿高跟鞋？”艾比伸手拿咖啡壶。

珍妮手中的咖啡杯一震，快速地转身：“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昨天开了那么久的车，今天会睡到中午。”

“我睡不着，紫丁香味太呛人了。”

“我猜是诺玛太吵了，是吧？”

艾比耸耸肩：“我们可以找葛法兰来，不管是水管阻塞或门栓生锈，他都很在行。”

珍妮眨眨眼：“是的，但——”

“他也许会很乐意弄几天园艺，至少他能呼吸到新鲜空气。”

一位大块头的灰发妇女从后门进来。“我成功

了，”她气喘如牛，“我也许老得不记得哪天来收垃圾，不过还没衰弱到追不上垃圾车。”

“幸好你不是穿着拖鞋和睡衣。”艾比轻笑，随即敛笑正色。诺玛真是老了，她脸上的皱纹愈来愈多，而她到史家工作也有20年了。

而珍妮也一天天老了，艾比想到这里，不禁感到忧惧。她母亲的身材依旧健美，但脸上已有细微皱纹，浅棕色的头发也不再亮丽。

艾比转向母亲：“一大早到底有什么事？可别告诉我你找到工作，得准时上班。”

“没啦，我只是有个会要开。对不起，艾比，我知道这是你回家的第一天，但今天的议程很重要，不能缺席，我原以为你会睡上好几个小时呢！”

“别为我担心，妈，诺玛会照顾我。”

“我会把她送出去玩，”诺玛俏皮地插话。

“妈，我今天打算带紫丁香去墓园祭拜爸爸。”

“我们还有那种放在户外的花瓶吗？诺玛，你知道我指的那种——金属的，还有钩子的那种。”珍妮看向诺玛。

诺玛看珍妮一眼：“去地下室储藏架找找看。”

“诺玛，我敢打赌你知道房子里的每样东西，”艾比崇拜地说，“史家要是没有你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花瓶果然在诺玛所讲的位置：储藏室靠墙的一排木架上。

“我得跑步去了，要迟到了。噢，艾比，我忘

了告诉你，秦家邀请我们参加今晚的鸡尾酒会，韦恩也会一起去，”珍妮匆忙道。

艾比觉得她的神情很奇怪：“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。”

“我下午要和乐队讨论一些事。对了，你喜欢在乡村俱乐部吃午餐吗？”

艾比轻拥母亲：“听来这是你唯一有空的时候。别紧张，好吗？我们有整个夏天，不会每天都像今天一样忙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12点见，”珍妮拿起皮包和羊毛外衣，“诺玛，告诉法兰我浴室的水龙头在漏水。”

“我今天会看到他吗？”诺玛大声问，但珍妮已出门了。

“看来我妈有点手忙脚乱，”艾比说。

“她是个寂寞的人。”

“对，”艾比嘲弄地说，“她整天无所事事，没有朋友、没有活动……”

“让自己忙碌和使自己快乐并不一样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诺玛口风很紧，艾比问不出什么。

“诺玛，我大约一小时后回来。”艾比说。

紫丁香仍有露珠，这里的春天比明尼苏达来得早。

艾比父亲曾说过紫丁香不是春天的花，而是初夏的讯息。因此，她特别喜欢迎接今年的花香，

因为夏天她都会待在家里，整个空闲的夏日……

不，不完全空闲，她要利用整个夏天来做研究，完成她的论文。

但这可能是她呆在家里的最后一个夏天，因为她若找到工作，明年会更忙，也使在家的这几个月更显珍贵。

艾比走上羊肠小径时，发现有人在哼歌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葛法兰。他是附近的技工，只要谁家的水管或门窗有问题，他们就打电话找他。

当初艾比一家刚搬来此地时，她挺怕法兰的，因为他很少说话，她也没和他说过几句话。

艾比走近时，法兰看着她，停止哼歌，只是安静地拿个螺丝起子站在原地；艾比并不惊讶，他一直是等别人先说话。

“嗨！法兰，我们有个水龙头漏水，你有空来看一下好吗？”

“是你母亲派你过来跟我说的吗？”

艾比摇摇头：“不完全是，我是要去墓园，刚好在这儿看到你，就跟你说一声。”

他看她一眼：“我听说你回家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昨天晚上才回来，但我猜附近邻居都知道了。”

“这个暑假你可轻松了。”

“这不是个假期，我得努力做研究，准备我的博士学位。”

这男人是怎么了？艾比疑惑着，他今天真健谈。

“你念什么？”

“英国文学。”

“莎士比亚吗？这倒有趣，我要告诉弗林。”

“弗林这些日子在做些什么？”艾比问，纯粹只是礼貌的问候。自她高中毕业后，就再也没见过葛弗林，看来他们所发展的方向也毫不相同。

“涂涂抹抹。可惜他今天不在。”

“我想我和弗林可以聊聊往事。”艾比语带一丝嘲讽。

这话说得可真漂亮，艾比会是弗林的朋友？简直谈不上，她是模范生，是学生会的主席；而他是个丑角，差点因在女厕所外涂鸦而被开除。

“我们共处的时间不多，但也许我在家的这段日子会碰到他。”

“弗林目前住在潘布洛太太家。”

“什么？”潘家是这条路上最华丽的大屋，难道弗林突然晋升到……

“他住在车库司机的房间。”

艾比吸了口气，傻瓜，她对自己说，若是弗林发了，买下潘家的房子，母亲早就会跟我说的。
“弗林一定帮了潘太太不少忙。”

“是的。对了，你说要带这些花到墓园？”

艾比看了一眼脚边的篮子，她几乎忘了。“紫

丁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花。”

“他去世很久了，”法兰深思。

“到今年秋天就6年了。”艾比提起篮子，“对了，请你去修修我家水龙头，并顺便看看花园，我妈说家里需要帮手，你可以给她一份估价单。”

“好的。”法兰挥手致意。

艾比父亲的墓地很宁静，他去世时才50出头，这对珍妮母女而言，是个痛苦的打击。好几年后，艾比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而珍妮则投入忙碌的校友基金会中……

但珍妮很寂寞，诺玛今早这样说过。

难道诺玛在暗示妈妈已另有男人？

“诺玛是暗示这个吗？当然不是，没有人能取代爸爸在妈妈心目中的位置。”艾比自言自语道。

然而，今早她母亲提到马韦恩时，口气很奇怪，好像在试验什么新主意，想看看艾比会有什么反应似的。

不，艾比告诉自己，光有这种想法就够疯狂了。韦恩一直是她父亲的好友，他和母亲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感情牵扯。至于韦恩会陪伴母亲参加秦家的鸡尾酒会，不过是因韦恩是心理系主任，而珍妮是校友基金筹募委员会的主席；他们一起去参加校长的酒会，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。

那绝不是约会。

乡村俱乐部在春天经过大翻修，就连餐厅也变得明亮清新。艾比坐在角落，等待母亲。

几分钟后，来迎接她的并不是珍妮，而是韦恩。他告诉艾比：“你妈妈随后就到。”

艾比缓缓说：“我妈妈这阵子还好吗？”

“你是指健康吗？当然很好。”

她摇摇头：“我不知该怎么说，只是觉得她有些不同。”

韦恩笑道：“给她个机会吧！艾比，她有很多心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艾比直接问。

韦恩正迟疑着，而珍妮从餐厅另一边唤道：“韦恩，你来啦！”

他转向她：“我只是来跟艾比打个招呼，一会儿还有事，得先走一步。”

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话，听来却是个警告？艾比疑惑着。

珍妮点点头，韦恩为她拉好椅子，双手放在她肩上一会儿，然后离开。

“韦恩是不是在张罗你办花展的事？”

珍妮笑道：“天啊！韦恩连剑兰和牡丹都分不清。这里的三明治很不错。”

“我就点这个吧。”艾比往后靠着椅背，“这些椅子真漂亮，整个地方真是棒极了。你最近常和

韦恩碰面吗？”

珍妮耸耸肩：“我想是吧！我们最近常一起参加许多会议。”

“会议都是在他家开的吗？”

“艾比！”珍妮叫了起来。

“妈，你得承认那听来像约会。”

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韦恩只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好朋友。”

她看起来则像个需要安慰的小孩，艾比轻扬眉毛，但保持缄默。

珍妮玩弄着桌上的汤匙，然后深呼吸：“告诉你这个消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好吧！就像韦恩建议的：一鼓作气，全速前进。艾比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艾比正拿起杯子，闻言一惊，把水倒得整张桌子都是。侍者赶紧过来收拾。

这场混乱正好给艾比半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心情。她为何这么震惊？不到1小时前，她不是正在想母亲是否和别人约会？

但这和结婚不同，艾比无助地想着，已经决定了？就这样突然地告诉我！

也许从珍妮的角度看来，这并不突然；也许她特意保密，直到确定这段恋情是认真的，才宣布。

这一点儿都不突然。韦恩是史家上下的老友，

母亲在结婚那天结识他。也许他从那天开始就爱上她，却一直耐心等待，也始终未发现其他合适的女人，不然他早结婚了。

如果这是珍妮的愿望……嗯，这又不是世界末日，6年是段不短的时间，她当然会觉得寂寞了。如果她能从韦恩身上再次找到快乐，难道要告诉她不可以吗？

“妈，我没有吓着，只是有些惊讶。”

珍妮紧握她的手，她觉得被握得有些痛了。

“现在我知道为何韦恩不自己告诉我。”艾比咕哝着。

“他知道你会很惊讶，如果你想找人谈谈的话……”

拜托！请停止絮絮叨叨！艾比告诉自己，我可不是12岁的小孩，要习惯接纳继父。

看见艾比一脸沉思，珍妮连忙说：“对不起，艾比，你好像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和韦恩结婚。”

艾比吞咽困难，“不是韦恩？”

“不，他只是表示，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谈谈的话——”

艾比打断她的话，“那么是谁呢？”

“葛法兰，”她轻声道，“我要和葛法兰结婚。”

2

好在艾比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，知道在公共场合举止要适宜，不然，她听到“葛法兰”这个名字，恐怕要立刻站起来掀桌，或是丢杯盘碗碟的了。艾比觉得很讽刺，珍妮特意选择时间和地点，深信不管艾比多想发脾气，也不可能在乡村俱乐部里发作！

女招待端来三明治，格外小心地放在艾比面前，好像只要艾比一碰，它就会飞出去。

“艾比，你何时开始在咖啡里加糖和奶粉？”

艾比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：“从你宣布你疯了开始。”

珍妮叹息：“请试着理解，亲爱的。我仍想念你父亲，也会永远把他放在心中，但他去世好久了，而我很孤独……”

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法兰是寂寞的良药？他这辈子大概从未对人说过12个字以上的话。”

虽然她说的是实话，不过她也得承认至少今晨的法兰是挺多话的。她当时就注意到，也觉得奇怪，现在知道为什么了——他想加深她的印象，赢得赞同。

艾比叹道：“你还没宣布这个消息吧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

“但韦恩知道吧？我绝不相信他会赞同。”艾比接口。

“韦恩希望我快乐。”

“你在暗示我不希望你快乐？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我了解你很惊讶，而且也明白我为何要这样做。”

艾比觉得很生气，“我当然希望你快乐！但是法兰——你还告诉谁？”

“诺玛知道一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艾比突然变得多疑，“法兰在这儿过夜吗？”

“艾比，别无理取闹！”

“你脸红了，妈。”

珍妮尽力保持镇定：“诺玛、韦恩，当然还有弗林，他们知道了。”

“弗林？我倒想知道他对此事有何看法。”

“好啦，艾比，说话别这么酸。”

“明天报上就会刊登你们结婚的消息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

“妈妈，”艾比平静地说，“我想我们晚点再讨论，我现在不想谈这事。”

珍妮点头：“我了解，你想和韦恩谈谈吗？”

“或许，”艾比起身冲出餐厅。

阳光仍旧耀眼，天空依旧明亮，但这已不是个完美的夏天，新鲜的空气令艾比眩晕。

她漫无目的地开了1小时的车，如果她回家，诺玛立刻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而艾比并不想知道她的看法。她也还没准备好和韦恩谈，他八成会劝她支持珍妮吗？

但这实在太不可思议，有哲学学位的珍妮会和靠修马桶为生的人安定下来，过着快乐的生活？实在很难想象喜欢歌剧、交响乐和芭蕾的史珍妮，会和一位觉得三弦琴是最好乐器的男人结合。

如果父亲在世，可能会做到高等法院的法官。艾比心想，他们曾经每晚讨论法律事宜，如今，母亲居然想用这个男人来取代他……

这太过分！艾比准备回家，但路经潘布洛的大屋时，她看到有人在庄园内工作，那人当然就是弗林。

弗林会怎么想呢？珍妮并未提到弗林的反应，这表示他也反对？艾比并不期待他有如此反应，但仍旧……

“去看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”艾比喃喃自语。

艾比经过房子角落时，弗林转过头来，但一会儿，又不发一言埋首工作。

她靠墙观察他，好几年没到他了，但无论在哪里，她都认得他；没有几个男人有那么深色的头发，而湛蓝的眼睛总有抹永不改变的嘲讽。